

中国文学 理论批评 文选

2003卷

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编

zhongguo
wenxue
lilun
piping
wenxuan

作家出版社

中国文学 理论批评 文选

2003年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研究学会编

zhongguo
wenxue
lilun
piping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文学

文选

2003卷

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编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文选. 2003 卷/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编.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4. 2

ISBN 7-5063-2898-4

I. 中… II. 中… III. 文学批评 - 中国 - 2003 - 文集
IV. 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0701 号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文选. 2003 卷

编者: 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

责任编辑: 刘 方

装帧设计: 苏彦斌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lubanshe.com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420 千

印张: 16.25 插页: 3

版次: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898-4

定价: 3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文选》(2003 卷)编委会

主任：张 炯 王巨才

编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巨才 张 炯 陆贵山 陈思和

郭运德 吴秉杰 郑伯农 饶芃子

阎晶明 鲁枢元 董学文 谢 冕

本年度执行编委：陆贵山

目 录

第一辑

我国当代文学与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张 炯 1
论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	钱中文 18
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和文论建设 ...	陆贵山 39
《毛泽东文艺思想与中国现当代著名文艺家》序	
——纪念毛泽东诞辰 110 周年	郑伯农 52
文艺点评（七则）	仲 言 67
唯物史观与文艺创作思想	董学文 82
关于历史小说中的历史观	雷 达 92
现当代文艺思潮二题	张器友 98

第二辑

近十年“文化散文”创作评述	於可训 117
新时期“新潮小说”的流变与现代派思潮	樊 星 132

“英雄文化”的现代焦虑

——90年代军旅文学中的英雄文化

与文化认同 孟繁华 145

张居正：熊召政笔下的“这一个” 谢永旺 153

历史小说《张之洞》的贡献 吴秉杰 157

“说话的精神”及其他

——略说“季节系列” 郜元宝 162

全球化语境下的本土化生存

——二月河清帝系列小说论略 刘克 180

耐得住叙述的寂寞

——我看叶兆言小说 阎晶明 187

新历史小说的“历史诗学”

——以《花腔》为例 刘思谦 194

诗人的大情怀

——论犁青 谢冕 202

漫步小说林 李敬泽 218

迷宫里到底有什么

——残雪后期小说析疑 阎真 239

是历史的真实，还是历史的颠倒

——评电视剧《走向共和》 梁柱 252

第三辑

面对新的文学生产机制 王晓明 258

评我国新时期的“文艺本体论”研究 王元骧 263

试论当代存在论美学观	曾繁仁	285
文艺学创新：以 20 世纪中国现代传统为起点	童庆炳	306
文艺学的问题意识与文化转向	金元浦	316
后现代与中国的对话：已有的和应有的	张 法	334
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双重落差与 文化学分析	杨莉馨	346

第四辑

拓展海外华文文学的诗学研究	饶芃子	359
两岸三地文论 另一道风景线 ——20 世纪台湾文学理论批评发展轮廓	古远清	365
真知与风尚的双重追求 ——香港学者散文艺术阐释	肖向明	380
论“后金庸”时代的武侠小说	吴秀明 陈 洁	389
20 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儿童形象	吴其南	404
戏剧牵手小说 激艳舞台之花 ——当代戏剧之命运的微观思考	张 平	420

附 录

关于小说《沙家浜》的争论	李存照	428
关于电视剧《走向共和》的争论	方 闻	441
2003 年文学大事记	贺绍俊	479

我国当代文学与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张 炯

我国当代文学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考察它的发展过程，从理论与历史实践的結合上弄清它与先进文化具有怎样的关系，这对于我们今天更好地使文学体现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有着不容忽视的深刻启迪意义。

—

文学与文化历来具有密切的关系。文化作为人类智慧和劳动的创造，形成于历史的不断积累中。广义地说，它涵盖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狭义地说，它表现为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及其创造的精神成果，包括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道德伦理、政法制度、宗教信仰、文物典章、风俗习惯等。文学由于广泛地反映人们的社会生活，表现人们的思想情感、心理状态和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文学作品必然会折射出一定社会文化的丰富内容。比如一部《红楼梦》就广泛表现了封建时代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表现出当时不同阶级阶层人物的思想情感，包括他们的社会思想、宗教信仰、哲学观念和美学趣味，还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制度、文物典章和风俗习惯。因此，文学不仅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有力的传播手段。当代文学与文化

的关系更是如此。

但每一社会的文化都处在不断新陈代谢的过程中，新的文化质素不断代替旧的文化质素，先进的文化不断取代落后的文化。新与旧、先进与落后当然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一般来说，新的往往比较先进，旧的往往比较落后。但在文化的具体领域又不能说新的一定都是好的，旧的一定都不如新的。如马克思就说过，希腊神话作为人类童年的产物，在艺术上它成为不可企及的规范。可见，文学艺术中许多优秀的作品，虽然它很旧，却继续给人们提供无可代替的审美的感受，你不能说它旧了就落后了。而历史也表明，不少新的文艺作品，由于违背艺术的规律或艺术探索不成功，很快就被读者和观众所唾弃，你就不能说它一定先进。宏观地看，先进的文化在历史上所以扮演先进的作用并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所肯定，它常常具备以下的条件：第一，它必须代表一定时代先进生产力和相应的生产关系发展的进步要求，能够推动先进生产力和相应的生产关系的进步；第二，它必须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并在吸纳其他民族文化的长处与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的基础上予以发扬光大；第三，它必须能够满足广大人民的需要，反映他们的利益、愿望和要求，且形式与内容达到比较完美的统一，从而被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后一点对于文学艺术尤为重要。文学的先进性正常常与它所反映和传播的文化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先进性联系在一起。

“先进文化”与“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紧密联系又相互有所区别的概念。前者说明文化在一定时空的先进性，是先进文化已完成并被承认的定性概念；后者则说明一定时空文化发展的前进方向是否先进，是先进文化尚未完成的定向概念。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提出我们党不但要体现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还要体现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说明我们还处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包括处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不是说我们今天文化的各领域已经都是先进的了，而是要

我们的文化和文学各领域都朝着先进的方向作出艰巨的努力。

20世纪我国文化和文学的发展都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这就是上半叶民主革命时期与下半叶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上半叶肇始，我国一方面存在着仍占统治地位的封建主义文化和文学；而另一方面维新派不但提出文化革新，如废科举、办学校、兴报刊等主张，梁启超等更提出“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诗界革命”的号召，并进行了可贵的实践。及至以《新青年》杂志为旗帜的“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我国文化界便出现了三派潮流：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为代表的激进派；以胡适、傅斯年、罗家伦等为代表的温和派；以章炳麟、刘师培、吴宓、梅光迪等为代表的保守派，后者也被称为“国粹派”，主张所谓“保存国粹”。前者则接受俄罗斯十月革命的影响，信奉马克思主义思潮，倡导新文学。温和派却以欧美人文主义文化为尚，后来胡适从“文学革命”退向“整理国故”。客观地说，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化正是新旧并陈，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彼此激烈地竞争。从清王朝到北洋政府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比较封建主义文化而言，人文主义的资产阶级文化无疑是先进的。但这种文化确实很软弱，以至后来国民党蒋介石又回到孔孟之道，把所谓“礼义廉耻”列为“国之四维”，提倡“仁、义、礼、智、信”。尽管其中也包含继承中国传统的优良文化的愿望，但当时的统治阶级文化实际上是传统封建文化和买办资产阶级文化的大杂拌，蒋介石集团更走向法西斯式的独裁统治。它们当然已不能够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也无法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而这种文化虽然以量取胜，却表现得日薄西山，气息奄奄。而被毛泽东所称为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希望和要求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虽然长期处于被压迫被排挤的地位，却有如一轮红日磅礴而出，气焰万丈。这种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的文化在解放区和国统区都获得不断发展，随着人民革命的胜利，终于席卷了全国。因为，在当时它就是中国最先进的文化。

“五四”以后的中国新文学在 30 年的时间里取代了旧文学。它先以揭橥人文主义，提倡“人的文学”引人注目；进入“革命文学”论争后，又以高举无产阶级革命大旗，激起广大群众的热烈反应和共鸣。在民主革命阶段，这两种文学比之封建主义文学无疑都是先进的。但在当时激烈的阶级冲突和革命斗争中，人文主义之不可能解决社会矛盾已属显见。而马克思主义继承了人文主义的合理思想，又把它奠定在辩证唯物史观的基础上，从而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真正可行的指针，并越来越被历史进程所证实。因此，从左翼文艺运动到解放区文艺运动，都使得越来越多的作家、包括原先信奉人文主义的作家加入这样的文艺阵营，而革命文学也越来越受到人民的欢迎，在读者中产生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并促进革命队伍的壮大和革命斗争阔步走向胜利。这就是历史的事实。

中国大陆的当代文化和文学是“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特别是以新民主主义为目标的革命文化和文学的继承和发展。就文学艺术而言，新中国建立之际，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艺队伍在北京会师，并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旗帜下举行了第一次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而那时，国统区怀疑和反对革命的作家则离开了大陆，部分到台湾、香港和澳门，部分到了海外。自然，这些地区的文学界也存在许多进步的左派作家。而从新中国文学的发展来看，可以说它更多接受了解放区文学的影响，或者可以说是直接在解放区文学的基础上发展的。当然，像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著名的来自国统区的进步作家的文学经验，也为新中国文学提供了宝贵的支持。但来自解放区的艾青、丁玲、赵树理等作家所带来的新思想新经验无疑主导了建国初的创作潮流。当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规定了文艺发展的方向。歌颂革命的胜利，反映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和抗美援朝战争，成为那时文学的基本主题。工农兵成为文艺表现的主要对象。学习苏联文学的同时，使民族化与大众化努力结合，创造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作品，成为作家们广泛而自觉的追求。

50年代的文学为促进当时生产力的发展和新社会人际关系的形成，为开拓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是作出了可贵的贡献的，也是受到当时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的。像初步产生的社会主义文化一样，新中国初期文学的先进性比较于当时的台港澳的反共文学或仍然停留于人文主义的文学，是殆无疑义的。当时产生的文学优秀之作，如老舍的《龙须沟》和《茶馆》、巴金的《团圆》、孙犁的《风云初记》、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杨沫的《青春之歌》、梁斌的《红旗谱》、吴强的《红日》等，至今仍堪称经典之作。当时的中国文化界为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同样做了许多工作，不但批判封建主义文化，涤荡旧社会文化的污泥浊水，而且发展教育和科学，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得全部文化沿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文学与文化不仅关系密切，而且20世纪上半叶直到1956年，我国文化和文学尽管其中存在种种的冲突和斗争，但其总的趋势正是朝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发展的。

二

但是，在中国当代文化和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却曾受到来自“左”的文化激进主义和来自右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干扰，从而出现了种种严重的挫折，乃至一度产生方向上的迷失。

左倾首先是一种思想方法的错误，也是一种政治路线的错误。在思想方法上，它违背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要求，超越现实条件发展的可能，急躁冒进，结果过犹不及；表现到政治路线上就不但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反而损害革命，乃至导致革命的失败。这是革命队伍中有些人不能很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表现，列宁曾称之为“左派幼稚病”。还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错

误就曾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害。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使中央苏区完全丧失，红军被迫长征，结果，三十万红军只剩三万人，党的白区工作的损失更为严重。这种左倾路线在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中也有表现，即表现为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忽视当时革命的民主性质，对广大民主派作家团结不够。新中国成立后，在民主革命时期代表正确路线的毛泽东同志虽然科学地指出，从此中国革命就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转变，进入了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但他对中国这样一个生产力相当落后的农业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相当时期内仍然需要借助历史上存在的各种经济成分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却认识不足。他先是提出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8年又提出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期望一步跨进共产主义。在意识形态战线上，他正确地提出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的同时，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意识形态相当长期内仍将会有多元的表现，也认识不足，期望通过思想改造运动和批判运动使社会各阶层和阶级的人们都达到思想的一致，从而又把对社会主义改造，包括对社会主义文化和文艺发展持有不同意见的、本属人民内部矛盾的人视为“敌人”。对所谓胡风集团的打击和对“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以及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等都是突出的例子。到了60年代更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随之又发动“文化大革命”，“四人帮”把大多数老干部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许多知识分子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把以往的文化遗产、包括革命文艺都宣布为“封资修黑货”，一律予以打倒，制造文化和文艺领域的“空白”论。这一系列急躁冒进和对客观情况作出不符合实际的判断的错误，前后达二十余年，给我国的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包括文化和文艺建设都造成严重的伤害。“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除了八个样板戏，少有文艺新作，教育和出版事业到70年代才有所恢复，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国民经济接近崩溃的边缘。科学技术事业虽有所突破，如南京长江大桥的兴建和两弹一星上天等，但许多方

面都因“闭关锁国”而拉大了与先进国家的距离。就我国当代文学的创作和评论而言，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更曾受到左倾冒进主义的影响：宣扬过唯意志论（如大跃进民歌所鼓吹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浮夸风的许多“豪言壮语”），宣扬过“阶级斗争为纲”（如无论写工厂或农村，都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还要围绕阶级斗争写出“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文化大革命”中更大写所谓“走资派”并歌颂所谓“造反派”。实际上，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并不存在如此普泛如此尖锐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更不存在走资派。还有许多文艺作品还宣扬对于毛泽东的个人迷信。辩证唯物史观虽然承认个人在历史上的杰出作用，但从根本上说，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因而，对革命领袖虽应该歌颂，但个人迷信的宣扬，就走向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反面。当时文学艺术作品对于社会主义新人和英雄形象的塑造，不但要求完美无缺，甚至还要“三突出”（即所谓在各种人物塑造中要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塑造中要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在主要英雄人物塑造中要突出一号英雄人物），这种模式化、公式化的创作原则不但限制了作家、艺术家无限活跃的创造性，也违背了生活的辩证法，陷入了思想方法上的形而上学。尽管，我们应当承认，那个时期有许多优秀作家的优秀作品由于忠实于现实生活，并没有受到或较少受到上述思想倾向的影响，因而他们的作品仍然为我们留下了那时社会生活的生动而真实的历史图画。但左倾冒进主义给文学创作的思想性、艺术性和真实性所带来的损害，实际上也正损害了先进文化的健康发展。而“文化大革命”中极左路线的统治，不但使文学创作产生断层，也使整个文化产生断层，乃至因文化专制主义而产生方向上的迷误和反动。于此可见，这阶段左倾冒进主义给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包括文化建设所造成的危害，可谓触目惊心！这个教训，十分深刻！

文化建设上还存在一种右倾保守主义。它与左倾冒进主义相反，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通过争取本来可以做到的事，却不去争取，

甚至还要使历史倒退，背离社会主义的方向。新中国初期在某些人中出现过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言论。改革开放以来，也出现过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不但要以西方的“蓝色文化”取代我国传统的“黄色文化”，还倡言中国也要实行什么“三权分立”、“多党轮流执政”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法体制，并鼓吹 20 世纪上半叶曾被鼓吹过的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这些论者还极力贬低和反对革命文化传统，把它等同于左倾错误。他们甚至攻击共产主义理想，否定“雷锋精神”。这种右倾思潮一度甚嚣尘上，影响了不少青年学生，终至酿成一场惊心动魄的动乱。它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包括文化建设所造成的危害，也是有目共见的。右倾保守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则是文化复古主义。这种论者有鉴于“全盘西化”论的危害，他们把我国文化的出路引向恢复所谓儒家文化的传统。他们重复“五四”以来新儒家的主张，认为儒家文化加上现代科学技术，这才是中国现代化所应选择的道路。在文化复古主义的蛊惑下，以继承传统文化为名，放弃对封建文化的批判，结果导致在文化领域沉渣泛起，不但修宗谱、建祠堂、盖庙宇成风，旧的陋风痼俗也死灰复燃，封建迷信重又盛行。这也是我们不能不警醒的。

“文化大革命”之后，我国文艺界批判了“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文艺路线，纠正了历史上的左倾错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在这种大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下，我国文学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到“寻根文学”，还迎来“朦胧诗”、“意识流小说”、“探索性戏剧”和“先锋派”、“新写实派”的文学，90 年代更出现了“新体验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和“私人化写作”、“女性主义文学”等纷至沓来的众多文学现象。在题材、主题、形式、风格的扩大和创造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二十多年来的文学发展确实是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最好的时期。文学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传播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这时期的某些文学创作和

评论也确实受到右倾保守主义的影响，其特征就是否定革命文艺的优良传统，否定辩证唯物史观，鼓吹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当然，这种倾向只存在于部分作家的作品中，但其影响却不容忽视。有些人从正确地批判革命文艺曾经存在的“左”的倾向开始，走向了全部否定革命文艺的传统；从正确地批判“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片面，走向主张文艺脱离政治，不写工农兵；从正确地批判“阶级斗争为纲”走向完全否定历史上存在阶级斗争，否定革命是阶级矛盾尖锐化的结果，乃至鼓吹以“权力和性”来解释历史的变动；从正确地批判“完美无缺的英雄人物塑造”和艺术方法的过于理想化，走向完全否定理想、否定英雄形象塑造；从批判“题材决定”论，走向“题材无差别”论，只写“杯水风波”，只写“男欢女爱”，乃至只写性爱，只写性行为、性心理；从正确地批判概念化公式化的创作倾向，走向反对思想和主题，主张创作的非理性和只凭感觉；从正确地批判“人性等于阶级性”的观点，走向鼓吹抽象人性论，乃至把人性归结为超历史超阶级的动物性；从正确地批判把人道主义统统归结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理论，走向否定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与旧人道主义的区别，乃至把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也作为人道主义（人文主义）的内涵不加批判地予以鼓吹；从正确地承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钱万万不能”到走向鼓吹“有钱万事能”，鼓吹“万般皆下品，惟有钱最高”！文学艺术领域借助对帝王将相和后妃的描写与歌颂，以封建传统思想毒害读者和观众的现象，也所在多见。如果我们听任这样的思想倾向泛滥下去，那我们又会有什么样的先进的社会主义文艺和文化呢？！那不是会使历史倒退数十年，使我们的文艺和文化重又回到解放前的年代去吗！

在旧社会的废墟上建设新社会，旧意识的残留不可能很快就清除，还会继续毒害人们，这不难理解。问题是我们对旧的意识遗存要有个正确的态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经济成分共存，存在决定意识，私有经济的发展必然会滋长私有观念、包括极端个人主